



窮理致知

李愬為何能平定蔡州？

● 施寬文*

中國傳統史書極為重視戰爭的記載，以其關係國家、政權的興亡。司馬光所處的北宋中期，除了面對契丹遼國的威脅，也面對党項西夏的侵擾，因此「戰爭」是強調「資鑑法戒」的《資治通鑑》重要的敘事內容之一。《通鑑》書中載述戰爭，除了戰場上的攻戰描述，更重視戰略規畫，以及具體的戰術運用，並常言及將帥之性格與為人，以明取勝之所由。

歷史上著名的「安史之亂」，使大唐國運中衰，而藩鎮割據，父死子繼，私相授受，形同半獨立的政權。唐憲宗元和十二年（817）平定割據長達三十餘年的淮西鎮，是「元和中興」的重要事迹；而早在元和九年，唐憲宗即命嚴綬大舉用兵淮西，卻遭慘敗，其後高霞寓、袁滋又敗，於是拔擢中唐名將李晟之子李愬為將。李愬在元和十二年正月履任，同年十月平定淮西，前後不到一年，氣燄囂張的淮西鎮即灰飛煙滅，其雪夜奇襲也成為戰史上的經典案例，而膾炙人口。探究李愬之所以成功，不外於天時、地利、人和，以及李愬之善用兵法和人格魅力。

首先，從天時、地利與人和論之，李愬初欲襲取淮西鎮首府蔡州城，而三者皆不稱意。論天時，其募敢死士三千人，不辭辛勞，親自教習，五月即欲出擊，卻因「久雨，所在積水」而未果。論地利，淮西鎮雖屬唐土，而割據三十餘年，「自張柴村以東道路，皆官軍所未嘗行」，唐軍一旦深入猶如《孫子》所云：「去國越境而師者，絕地也」（〈九地〉），實處於莫大的險境中。論人和，則「軍中承喪敗之餘，士卒皆憚戰」（

* 施寬文，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



引文皆見《通鑑》卷 240)，畏敵厭戰之氣氛瀰漫在軍中。

李愬針對軍中畏敵厭戰的情緒，先告以天子僅令其撫慰將士，「至於戰攻進取，非吾事」以安撫之；親自慰勞傷病之士卒，且隨和而不事威嚴，從而獲得將士對於新帥的信任、愛戴。其後，在二月生擒淮西驍將丁士良，使唐軍士氣得以振作。從釋放且善待丁士良，取得其效命開始，李愬先後擒獲、降服淮西將領吳秀琳、李憲（李忠義）、李祐，皆得到其人之敬服與效忠；其中熟諳淮西軍政的李祐是其襲取蔡州的重要臂助。李祐因曾讓唐軍傷亡慘重，因此降後，唐軍將士爭請殺之，賴李愬力保而獲全，且令其「佩刀巡警，出入帳中」，史云兩人經常密語，「不寐達曙，有竊聽於帳外者，但聞祐感泣聲。」可見李愬自有其擄獲人心的人格魅力，而其後之冒險奇襲，得到宰相裴度「兵非出奇不勝，常侍良圖」的讚許和全力支持，更是其成就大功的關鍵。

面對陌生的淮西地理環境，除了降將的效力，此外，史云李愬：「每得降卒，必親引問委曲，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。」又：「舊軍令，舍賊諜者屠其家。愬除其令，使厚待之，諜反以情告愬，愬益知賊中虛實。」其善待降卒、間諜，使敵人投誠於己，可謂善用《孫子》「五間」中的「鄉間者，因其鄉人而用之」、「反間者，因其敵間而用之」（〈用間〉），其敢於率軍遠襲，固有所恃而動。

「凡戰者，以正合，以奇勝。」（《孫子·勢篇》），惡劣的天候，雖然是行軍出擊的阻礙，但是，優秀的將領固在於能轉化劣勢為優勢，在戰爭中創造主動性；因此，十月隆冬，「大風雪，旌旗裂，人馬凍死者相望」的深夜，可以困擾奔襲者，但「風雪陰晦，則烽火不接」卻也有利於深入敵境的奔襲者，使其長驅直入蔡州城，一舉而下之。

除了善於利用、解決天時、地利、人和之不利因素，李愬善用兵法也是其創造此一戰史經典之原因。

首先即是驕兵之計。其履任之初，不事威嚴，有人反映軍政不肅，而李愬則告以淮西叛軍聞換新帥必增防備，「故示之以不肅，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惰，然後可圖」，淮西軍果然輕視李愬名位本微，因此未加防備。五月二十六日，李愬攻朗山，因叛軍增援，唐軍不利，將士皆悵悵，李愬卻歡喜的說「此吾計也！」史家在最後藉由問





答讓李愬說明原因：「朗山不利，則賊輕我而不為備」，也是其驕兵之計的運用。

九月二十八日，李愬攻打吳房，有人認為當天是術數家所謂的「往亡」日，不利於出兵，李愬則回以：「吾兵少，不足戰，宜出其不意。彼以『往亡』不吾虞，正可擊也。」於是在殺敵千餘人、攻克外城後，假借撤退而誘殺出子城追擊的淮西將領孫獻忠，眾將勸其此時還攻必克子城，李愬卻云「非吾計」而還營。其原因史家仍在平定淮西後，由李愬回答將士詢問中說明：「取吳房，則其眾奔蔡，併力固守，故存之以分其兵。」《孫子》云：「軍爭之難者，以迂為直，以患為利。」（〈軍爭〉）、「軍有所不擊，城有所不攻」（〈九變〉），李愬可謂深明其理。

最後，十月十五日（辛未日）傍晚，李愬率領九千將士東行，在攻下張柴村後稍事歇息，留千人分守淮西邊軍回援蔡州之要道，而於暴風雪夜直奔蔡州城。四更時分登城，及至天亮，蔡州巨擘吳元濟方才知曉唐軍已進城，而登牙城拒戰。十七日唐軍進攻牙城，焚燒南門，而蔡州「民爭負薪芻助之」，終於在傍晚時分，吳氏請降被擒。史云李愬：「自元濟就擒，愬不戮一人」，且令唐軍「屯於鞠場，以待裴度。」蔡州在城破後不僅未遭屠城，且百姓安堵如故。李愬在暴風雪夜奔襲蔡州，初時將士皆不知，及知之，「諸將皆失色」，監軍宦官且嚇哭，當時「人人自以為必死」。事成後，李愬為將士釋疑云：「孤軍深入，則人皆致死，戰自倍矣！」其軍事行動猶如項羽之「破釜沉舟」、韓信之「背水一戰」，亦即《孫子》所說：「疾戰則存，不疾戰則亡者，為死地，……死地則戰」，「投之亡地然後存，陷之死地然後生」，「兵之情主速，乘人之不及，由不虞之道，攻其所不戒也。」（〈九地〉）中國傳統之論人識才不離「膽」與「識」，李愬親率不足萬人之軍隊，冒大風雪而奔襲敵人心腹之地，固是膽識具備的將才。至於其戰前善待、善用降將，戰後居功不驕，而賞歸將士，則體現其人格之修為，因此史家論其所以成功，云：「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，知賢不疑，見可能斷，此其所以成功也。」司馬光論領導人物之修養，常提及「仁」、「明」、「武」（決斷力）三事，李愬可謂兼備之，其名標青史，豈偶然哉！



